

請早思想你的結局

《哀樂同歌》之（一）：耶利米哀歌 1:1-9

總引、你為誰哭？你跟誰笑？

為甚麼是《耶利米哀歌》？——進入本篇主題之前，好想先總體上說說，我選講《耶利米哀歌》的原因。

江郎才盡，「**主題式**」的講章，我已經講到沒有甚麼好講了，就唯有回歸「**經卷式**」的老路。但為甚麼要是《耶利米哀歌》？



前幾天，是本屆世界盃的總決賽，**西班牙**以一比零打敗了**荷蘭**，看看你為哪一隊的勝利而歡呼雀躍，為那一隊的落敗而傷心沮喪，我就可以判別你究竟是哪一隊的球迷，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更可以判別你的「國籍」。假如，你對雙方的勝負完全無動於中，要嗎是你對足球「零興趣」，要嗎是你對這兩個國家及他們的人民的感受「零關心」。（有人就是基於「同情」荷蘭的「二奶命」而希望她勝出的。）

這關《耶利米哀歌》甚麼事呢？——原來，《耶利米哀歌》是聖經中最可以直接牽動一個人的「**信仰情緒**」的書卷，透過它來「測試」——即是，看看你能否與先知（作者）悲喜與共、同哭同歌，就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確認你的「**信仰身分**」甚至「**信仰國籍**」。沒完沒了的宗教活動、貌似敬虔的宗教行爲、正平八穩的神學認信，其實都不大可能準確確認你的「真正信仰」，但是，《耶利米哀歌》卻是極之準確的「信仰測試劑」。

我說過，**信仰不是信一堆道理，也不是守一堆教條，而是進入一個「共信的群體」，與他們悲喜與共、同哭同歌。**在這個年頭，有太多不同版本的「基督教」或「基督徒」，正如最近發現連「民主」都有幾十個版本一樣。大家拿著同一本聖經，聲稱都信奉甚麼「三大信經」，但是解出來信出來的，卻是天南地北各有各說。於是，我漸漸不再相信甚麼「教義神學」，而寧願「直覺」一點，看看**你為誰哭，你跟誰笑**，來判定你究竟是不是「信仰同路人」。我疑心這方法的準確度不會少於八成，於是，我就選中了講《耶利米哀歌》。

另外，關於《耶利米哀歌》的概論問題，譬如作者及寫作年代的考證之類，大家知道，我是近於「零興趣」的。有一本「釋經書」這樣說：

耶利米哀歌標誌着痛苦的史蹟，讀耶利米哀歌也是一件痛苦的事。這痛苦，固然是書的內容使人心痛欲絕，也是在其名稱、作者和起源上，有好些頭痛的問題，學者至今還有爭論的意見。

不過，我卻總是疑心，讀《耶利米哀歌》會因其內容而「心痛欲絕」的，與那些為著「名稱、作者和起源上.....的問題」而「頭痛」的，絕對不可能是同一種人。假如，你的愛人寫給你一封情信，你卻不迫切去感受她的感受、回應她的渴求、觸摸她的愛憎，倒去「查字典」，研究她有沒有寫錯別字，有沒有文法偏差；又去「推理」，看她是一次寫完還是分幾次寫.....我就很疑心，你跟本不愛她，或者，你原來是「路人甲」！

我不是絕對反對讀經要有某種「知性活動」，譬如稍稍了解一下作者生平及時代脈絡，但是一定要「適可而止」。不要忘了，不僅是《耶利米哀歌》，而是整本聖經的根本，都是遺囑、是情信、是家書，是憑著你的「讀法」就可以準確判別你是不是「信仰同路人」的最佳試金石。

究竟《耶利米哀歌》的作者是不是耶利米先知本人，還是某種「集體創作」？它是寫作於哪一次「城破」之時？是公元前五九七年向巴比倫投降稱臣，抑或公元前五八六年徹底亡國的那次？是以色列亡國被擄後「即時之作」，還是許久之後的「回憶之作」？是先知或說作者抒發感情的個人哀歌，還是以色列人集體聚會上一同誦唱的儀式歌曲？.....

容我嚙嚙再說一遍：信仰不是信一堆道理，也不是守一堆教條，而是進入一個「共信的群體」，與他們悲喜與共、同哭同歌。即是，信仰本質就有一種**群體性、共信性**，亦即是耶利米的悲喜不是他「個人」的，也代表著整個民族的，同樣地，以色列民古往今來的苦罪與盼望，與耶利米本人也是血肉相連難解難分的。至於我們，信主後，因著信也成為亞伯拉罕的子孫，成為以色列的國民，也與以色列人連成一體，分享即使不是完全一樣也差之不遠的過去與將來。總之，這三者**哀樂同歌**——《耶利米哀歌》可以**同時**是耶利米先知的悲喜，也是以色列眾民的悲喜，也是所有真基督徒的悲喜，不可能亦無需要作出過於細緻的區分和考究。**不過，為求簡便和完整性，我基本接受這歌為耶利米先知之所作，講解上，我也不時會配合《歷史志下》的內容和《耶利米書》的信息來一起講。**

好了，你或者還是以為，我們是新約信徒，又是中國人，讀舊約猶太人的歷史怎能這麼投入呢？告訴大家，你會覺得讀舊約猶太人的歷史有很大的「心理距離」，一者是你被當代的偽基督教所誤導，二者是你還是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自己身處的時代和信仰光景。

第一方面，當代的偽基督教嚴重誤導你，將《新約》謬解為《舊約》的終結或完成，說到我們「**已經等到了**」主耶穌基督（彌賽亞），「天國」即或未完全到也到了大半了。事實卻是，《新約》只是《舊約》的延續與擴充——**做基督徒並不意味已經「結束」對主耶穌基督（彌賽亞）的等候，而是進入「第二階段」的等候。**即是，當年亞伯拉罕、摩西、大

衛、但以理所未曾「等到」的，我們今天也是未曾「完全等到」，我們還是要堅忍著接續這些舊約信徒的等候，**等下去**。【詳見希伯來書第十一、十二章】明乎此，舊約對我們就不是那麼離身和事不關己的了。

第二方面，如果你了解自己，也了解自己身處的時代和信仰光景，知道我們今天在信仰上混亂墮落的程度，與以色列人幾次亡國之前的光景沒有兩樣，甚至更壞，即是，《耶利米哀歌》所展示的那幅可怕的「審判圖畫」，有一天會發生在今天的「教會」或所謂「基督教國家」的身上，這樣，你讀《耶利米哀歌》，還怎可能置身事外，而不驚心動魄呢？事實上，末世上帝的「**審判要從上帝的家（教會）起首**」（彼後 4:17），與舊約上帝對列國的審判由以色列，由耶路撒冷開始（參耶 25:19），意味是完全一致的。

總而言之，你真的知道你信甚麼、等甚麼——等候救主基督再臨，也真的知道自己為甚麼要信——人類甚至教會都必然墮落無望招致審判，而只能完全寄望於上帝的憐憫與拯救，那麼，你讀《耶利米哀歌》就絕對不可能沒有「反應」，反之，你必定會與作者、與猶太人，甚至與天父上帝「**哀樂同歌**」了。記得，以色列人亡國，最傷心的，是上帝，因為一手提攜他們，寄與厚望的，正是上帝！

其實，又何需甚麼「神學」，甚麼「考古」呢？要的只是一點**情懷**，一點**人性**。讀岳飛的《滿江紅》，你只要尚有一點中國人的情懷與人性，對岳飛的亡國恨、復國志，都必定會有同情有共鳴。同樣，讀《耶利米哀歌》，你只要尚有一點基督徒的情懷與人性，對先知的亡國恨、復國志，亦都必定會有同情有共鳴。悲哀的是，今天的「基督教」，有許多的事工，有很多的神學，還有不少的考古，只是沒有多少情懷與人性，以至我們連讀《耶利米哀歌》，都可以無動於中，都可以木無表情！

弟兄姊妹，為大家講《耶利米哀歌》，我最深希望的，是幫助大家找回那一點點做基督徒所必需有的情懷與人性。

引言、休問「何竟」？總有前因！

哀 1:1 先前滿有人民的城，現在**何竟**獨坐！先前在列國中為大的，現在竟如寡婦；先前在諸省中為王后的，現在成為進貢的。

原文中，《耶利米哀歌》的第一、二、四章，都是用「何竟」或「何其」來開頭：

1:1 先前滿有人民的城，現在**何竟**獨坐！

2:1 主**何竟**發怒，使黑雲遮蔽錫安城！他將以色列的華美從天扔在地上……

4:1 黃金**何其**失光！純金何其變色！聖所的石頭倒在各市口上。

事實上，《耶利米哀歌》最初的卷名就是「何竟」——「為甚麼」。人窮則求神，人苦則問天，「為甚麼」這字眼很能夠反映哀歌的基本情調。不過，先知問的卻不是泛泛的苦罪問題，而是基督信仰（包括猶太教）獨有的兩個相關的「苦罪懸謎」，就是：

- 1、 被全善全知全能又創天造地的耶和華上帝**揀選**的以色列人，為甚麼會有這樣的城破亡國、被擄受辱的悲慘「下場」（結局）？
- 2、 被全善全知全能又創天造地的耶和華上帝**揀選**的先知（包括作者本人），為甚麼會有工作毫無果效還要飽受百姓凌辱的痛苦「下場」（結局）？【稍後說到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時會詳述這個疑問，現在先集中講第一個難題。】

我說第八百零幾次了，真正的基督信仰總是獨一無二的，連我們的苦罪問題也應是獨一無二的。總之，令先知大大困惑而要不不斷追問「為甚麼」（何竟）的，不是泛泛的苦罪或公義問題，而是以色列這個「**稱為上帝名下**」的民族，以及像他那樣「**稱為上帝名下**」的僕人，何以會有這般不堪的際遇，彷彿沒有上帝，或他們從不曾遇見上帝被祂揀選那樣。

事實上，一個繁華都會，一個強大帝國，最終式微、淪落，以至於亡國，歷史上並不是甚麼新鮮事兒，理論上也不難解釋得到，譬如過度奢華、虛耗國庫、自大輕敵，又或不幸遇上天災人禍之類。故此，以色列「**先前在列國中為大的，現在竟如寡婦；先前在諸省中為王后的，現在成為進貢的**」並沒有甚麼稀奇到必要問「何竟」之處。

不過，我們都應理解，先知要問的不是**自然科學**上的解釋（譬如以色列的天文地理，是否亡於某種突發性的氣候變化之類），也不是**社會科學**上的解釋（譬如當日有怎樣的國內政局和國際形勢之類），也不是常人遇見不如意時有理無理都要問「WHY ME」那樣。

先知所念念不忘的，仍然是那個**古老的信仰**、那段**古老的回憶**——他們是耶和華揀選的族類，有上帝對他們列祖列宗的偉大應許，也有出埃及、敗法老、殺列王、陷耶利哥城的輝煌往跡。上帝應許他們必要得這迦南美地永遠為業，以色列國必要成為大國萬代無疆，耶路撒冷城必要成為萬國之都傲視人間，大衛的寶座上必定有他的子孫坐著永掌王權。

何竟？何竟？——何竟眼下，偉大的京城耶路撒冷被敵人攻破（後來更被徹底焚毀），國家淪為「進貢國」（約十年後更完全亡國；「進貢國」直譯是「受苦役的人」，不禁使人想起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前的日子，現在，他們竟然又再成為「受苦役的人」，即是「打回原形」！）而大衛的子孫（以色列國王），約雅斤、西底家，不知多少王室血裔，更一個接一個地被敵人俘虜和殘殺？說以色列人是上帝選民？——此情此境，卻真不知從何說起！**何竟？——以色列，堂堂上帝的選民，何竟會淪喪到這個田地？《耶利米哀歌》之中真正的可「哀」可「歌」，就是在此！**

當然，蒙召事奉，為上帝傳話達半個世紀的耶利米先知又怎會不知道「答案」，而要多番求問「何竟」呢？但是，理性上的知道按不住他心靈的創痛，痛得仍然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追問「何竟」；而先知將他的或隱或顯的自問自答，反覆記載下來，悲情苦心，是想前事不忘，好讓後人沉思自省，學會及早「**思想自己的結局**」，不至於「**非常地敗落**」。

究竟以色列——上帝的選民也會敗亡，原因何在？以下我會從三方面講。

一、因她離棄上帝！

^{1:2} 她夜間痛哭，淚流滿腮；在一切所親愛的中間沒有一個安慰她的。**她的朋友都以詭詐待她，成為她的仇敵。**

這一段提到的似乎是以色列城破亡國的第一個理由，是關乎甚麼「朋友」或「敵人」或「朋友變成敵人」的。但是，先知提到「**她的朋友都以詭詐待她，成為她的仇敵**」，細思之其實是一個極沉重的**反諷**，也「解釋」了本來身為上帝的子民、愛人和朋友的以色列，為甚麼仍然會走上敗亡之路的一個主要原因。

以色列人亡國，真正的原因一定不是她被昔日政治上的「盟友」，如埃及、推羅、以東等等，因著種種原因，譬如自身難保、坐視不理，趁火打劫而「出賣」她，而是倒過來，是以色列人自己「**出賣朋友**」——出賣了他們最好、最可靠的朋友——**耶和華上帝**：

^{耶 2:5} 耶和華如此說：你們的列祖見我有甚麼不義，竟遠離我，隨從虛無的神，自己成為虛妄的呢？……⁷ 我領你們進入肥美之地，使你們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們進入的時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產業成為可憎的。⁸ 祭司都不說，耶和華在哪裏呢？傳講律法的都不認識我。官長違背我；先知藉巴力說預言，隨從無益的神。

以色列又以「**詭詐**」待救她、愛她的耶和華：

^{耶 3:20} 以色列家，你們向我行詭詐，真像妻子行詭詐離開她丈夫一樣。這是耶和華說的。

以色列全國上下，也是一片的「**詭詐**」：

^{耶 9:8} 他們的舌頭是毒箭，說話詭詐；人與鄰舍口說和平話，心卻謀害他。

原來，「**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耶 15:9）這句話，也正正是先知從這些以色列人身上「領教」過來的。

以色列人城破亡國之時，或者仍在抱怨他們的「盟友」不講信用、忘恩負義，卻忘了最不講信用、最忘恩負義的，是他們自己。他們離棄上帝這個真正的、可靠的「盟友」，去周圍「誤交損友」，或在外交上見風轉舵，投機取巧，亂交「盟友」：

^{耶 2:36} 你為何東跑西奔要更換你的路呢？你必因埃及蒙羞，像從前因亞述蒙羞一樣。

結果，以色列人既然出賣上帝這個真正和可靠的「盟友」，以詭詐待祂，上帝就把他們交給他們的「豬朋狗友」，被他們出賣，以詭詐待她。以色列「**的朋友都以詭詐待她，成為她的仇敵**」，原來，是她「以詭詐待上帝，成為上帝的仇敵」的「**精確報應**」。

二、因上帝離棄她！

^{1:3} 猶大因遭遇苦難，又因多服勞苦就遷到外邦。她住在列國中，尋不著安息；追逼她的都在狹窄之地將她追上。⁴ 錫安的路徑因無人來守聖節就悲傷；她的城門淒涼；她的祭司歎息；她的處女受艱難，自己也愁苦。

^{1:5} 她的敵人為首；她的仇敵亨通；**因耶和華為她許多的罪過使她受苦**；她的孩童被敵人擄去。⁶ 錫安城的威榮全都失去。她的首領像找不著草場的鹿；在追趕的人前無力行走。⁷ 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時，就追想古時一切的樂境。她百姓落在敵人手中，無人救濟；敵人看見，就因她的荒涼嗤笑。⁸ **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為不潔之物**；素來尊敬她的，見她赤露就都藐視她；她自己也歎息退後。

許多人，甚至所謂「基督徒學者」，都愛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理論來解釋以色列亡國的原因，先知卻憑甚麼，肯定他們亡國是出於耶和華對以色列人的犯罪和叛逆的教訓和報應呢？事實上，宗教上和道德上的敗壞，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社會現象**」，譬如貧富懸殊、道德淪喪、利益分化之類，這也可以解釋到一個國家的興亡原因，至於是否有「**上帝介入**」，則「學術上」是很難說的。

我已經說了許多遍了，現在再說一遍：信仰不是信一堆道理，也不是守一堆教條，而是進入一個「共信的群體」。先知的心思與眼界，絕不是來自他的「個人信仰」。他能確知今天的城破亡國是「**出於耶和華的手**」，甚至稱呼來攻擊他們的巴比倫為上帝的僕人，是本於上帝的旨意行事的，絕不是用「社會學」推論出來的，也不是憑個人的「宗教經驗」可以確知的。先知能確知，因為他進入了一個「**共信**」裡面。

甚麼「**共信**」呢？——就是每一個真以色列人都必須「共同相信」的，就是從耶和華上帝而來的應許、訓示、祝福、警告以至咒詛。這些他們要「共信」的應許、訓示、祝福、警告以至咒詛，最「密集」出現在《**摩西五經**》，特別是《**申命記**》的最後幾章。

卅 30:15 「看哪，我今日將生與福，死與禍，陳明在你面前。¹⁶ 吩咐你愛耶和華——你的上帝，遵行他的道，謹守他的誡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數增多，耶和華——你上帝就必在你所要進去得為業的地上賜福與你。¹⁷ 倘若你心裏偏離，不肯聽從，卻被勾引去敬拜事奉別神，¹⁸ 我今日明明告訴你們，**你們必要滅亡**；在你過約旦河、進去得為業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長久**。¹⁹ 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²⁰ 且愛耶和華——你的上帝，聽從他的話，專靠他；因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長久也在乎他。這樣，你就可以在耶和華向你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應許所賜的地上居住。」

每一個真以色列人，本乎這樣的「**共信**」，他就不能再按著「政治學」、「社會學」或甚麼「學」來理解他們的「國家興亡」，他必要確信：「**禍福都必出於耶和華**」。當初，他們是個不見經傳小得可憐的民族，卻能敗法老、殺列王，只有「**耶和華與他們同在**」可以

解釋得了；今天，他們在迦南地「吃得飽足，身體肥胖」，國力日盛，卻最終落得城破亡國，被擄受辱的結局，也只有「**耶和華離棄他們**」可以解釋得到。

^{32:30} 若不是他們的磐石賣了他們，**若不是耶和華交出他們**，一人焉能追趕他們千人？二人焉能使萬人逃跑呢？

成我者上帝，敗我者亦上帝——這是先知的，也是所有真以色列人的「共信」；而成敗之間，也只會在於你信服還是離棄耶和華，這也是他們的「共信」。先知看歷史讀歷史，就是這麼簡單了當的。所以，他知道，以色列人一定是太敗壞了，以致上帝必得「成就」早在一千年前已記在《申命記》裡面的「**亡國之咒**」。

這裡，先知的「**何竟**」得到了更深的解答：不是揀選以色列人的上帝說了話不算數，剛剛相反，是以色列人太敗壞了，以至上帝要應驗祂說過的話——包括要懲罰、審判他們，使他們的國在「**進去得爲業的地上.....日子必不長久**」那樣的說話。

不過，慈悲的天父會「**一錯就罰**」嗎？以色列人「**何竟**」落得如此田地，除了他們犯罪離棄上帝這位真朋友，上帝也「如約」離棄和懲治他們之外，一定還有更根本的原因。

三、因她「不思想自己的結局」！

^{1:9} 她的污穢是在衣襟上；**她不思想自己的結局，所以非常地敗落**，無人安慰她。她說：耶和華啊，求你看我的苦難，因為仇敵誇大。

作爲真以色列人，必有的「共信」是相信禍福興亡都出於上帝，都本乎上帝設定的「禍福邏輯」——信而順服者得福，頑梗叛逆者滅亡。換個講法，就是個人也好，一國也好、全世界也好，他們的「**結局**」絕對不是偶然的、隨機的，而是有跡可尋，甚至有「公式」可依的。再換個講法，即是，只要你多認真「**思想自己的結局**」，你便應該知所應對，而有總會較好的結局，而不至於「**非常地敗落**」。再再換個講法，以色列人會搞到城破亡國君主被擄的「**非常地敗落**」，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們「**不思想自己的結局**」！

我們慈悲的天父不會「一錯即罰」，更不會「以降罰爲樂」，以「應驗」那些咒詛降罰的預言爲「滿足」。祂像一切稍稍正常的父親一樣，所有責罰兒女的警告說話，祂都寧願它們永永遠遠不要「兌現」，因而一再給兒女們「機會」：

^{耶 18:7} 我何時論到一邦或一國說，要拔出、拆毀、毀壞；⁸ 我所說的那一邦，若是轉意離開他們的惡，**我就必後悔，不將我想要施行的災禍降與他們**。

^{耶 26:2} 耶和華如此說：你【耶利米】站在耶和華殿的院內，對猶大眾城邑的人，就是到耶和華殿來禮拜的，說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話，一字不可刪減。³ 或者他們肯聽從，各人回頭離開惡道，**使我後悔不將我因他們所行的惡，想要施行的災禍降與他們**。

上帝為著使祂降罰的預言「不應驗」，祂更不斷派先知「前仆後繼」，死一個來一個地警誡他們百姓：

耶 7:25 自從你們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僕人眾先知到你們那裏去，每日從早起來差遣他們。²⁶ 你們卻不聽從，不側耳而聽，竟硬著頸項行惡，比你們列祖更甚。

到逼不得已，上帝就退以求其次，想藉著「部分應驗」來警誡剩下的子民，總不希望「應驗」到「不留餘地」的地步：

耶 3:8 背道的以色列行淫，我為這緣故給她休書休她【意指使北國以色列亡國】；我看見她奸詐的妹妹猶大，還不懼怕，也去行淫。……¹⁰ 雖有這一切的事，她奸詐的妹妹猶大還不一心歸向我，不過是假意歸我。這是耶和華說的。

上帝希望北國以色列亡國的「結局」，可以給南國猶大一個警號，誰知還是無用！

這是因為以色列人**憑常理**、**看環境**，忘了上帝的話，忘了他們的「共信」（道），也不聽**真先知**的警告：

耶 5:12 他們不認耶和華，說：這並不是他，災禍必不臨到我們；刀劍和饑荒，我們也看不見。¹³ **先知的話必成為風；道也不在他們裏面。** 這災必臨到他們身上。

他們寧願相信**假先知**的「樂觀分析」與**假宗教**的「虔誠假象」：

耶 6:13 因為他們【職份上】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地貪婪，從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虛謊。¹⁴ 他們輕輕忽忽地醫治我百姓的損傷，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

耶 7:4 你們不要倚靠虛謊的話，說：『**這些是耶和華的殿，是耶和華的殿，是耶和華的殿！**』

他們見國家仍然表面昇平，甚至聖殿還「香火鼎盛」，就自信一定還有大把好日子，沒想過「結局」會來得這麼快，這麼慘，並且跟聖經預言的一模一樣。

上帝還用了不少「小懲大誡」來提醒他們，不過，還是完全無用：

耶 5:3 ……你擊打他們，他們卻不傷慟；你毀滅他們，他們仍不受懲治。他們使臉剛硬過於磐石，不肯回頭。

最後，別無選擇，上帝唯有迫不得已應驗祂在《申命記》中的「咒詛」。以下這段，最可總結以色列亡國是如何地「咎尤自取」：

耶 25:3 從猶大王亞們的兒子約西亞十三年直到今日，這二十三年之內，常有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耶利米先知】；我也對你們傳說，就是從早起來傳說，**只是你們沒有聽從**。⁴耶和華也從早起來，差遣他的僕人眾先知到你們這裏來（只是你們沒有聽從，也沒有側耳而聽），⁵說：『你們各人當回頭，離開惡道和所作的惡，便可居住耶和華古時所賜給你們和你們列祖之地，直到永遠。⁶不可隨從別神事奉敬拜，以你們手所做的惹我發怒；這樣，我就不加害與你們。⁷**然而你們沒有聽從我**，竟以手所做的惹我發怒，陷害自己。這是耶和華說的。』」

⁸所以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因為你們沒有聽從我的話，⁹我必召北方的眾族和我僕人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來攻擊這地和這地的居民，並四圍一切的國民。我要將他們盡行滅絕，以致他們令人驚駭、嗤笑，並且永久荒涼。這是耶和華說的。¹⁰我又要使歡喜和快樂的聲音，新郎和新婦的聲音，推磨的聲音和燈的亮光，從他們中間止息。¹¹這全地必然荒涼，令人驚駭。這些國民要服事巴比倫王七十年。

先知說，我已經盡力了，上帝也說，我更是盡力了，就是盡力去用言語——由摩西的遺囑——《申命記》到當代先知耶利米的再三苦口相勸，又用行動——從對他們的小懲大誡到北國以色列先一步亡國的「示範」，希望使他的百姓及早「**思想自己的結局**」，以至於知所醒覺及早回頭，不致落得「**非常地敗落**」的下場。

對，人的敗亡是應驗上帝的預言，不過，別忘了，使這些預言應驗的，其實是你自己，是你的「不信邪」——想按常識推斷，想用人力改變自己的「結局」，最終才使這些敗亡的預言應驗在你的身上。

原來，先知藉《耶利米哀歌》告訴我們，最可哀可歌的不是「亡國」本身，而是這個亡國的命運原來是**可以避免**的，方法是，你只要早點「**思想你的結局**」，然而，人總是這樣盲目自信，結果，就讓上帝的咒詛，一一「不幸言中」。先知問的「**何竟**」其實有一個更深沉的含意，就是「**何竟**」有著這樣無數的警告提示，以色列還是要歸於敗亡？

結語、歷史與教訓

當初，以色列人有古遠的《申命記》的警示，又有當代先知的再三重申與警誡，本可以及早「**思想自己的結局**」，不至落得「**非常地敗落**」的下場。但是，他們就是不聽不信，而寧願相信**假先知**的「樂觀分析」，於是，就憑常識、看環境，妄想用各種詭詐伎倆、外交謀略、防禦工事以至表面上的宗教活動，來決定、來改造自己的「結局」，結果，就如實應驗了上帝在千年前的「亡國咒詛」。可以這麼說，誤信**假先知**的迷惑，是以色列人亡國的核心原因。

今天，我們有兩寸厚的新舊約聖經，有《啓示錄》最全面的末世警示，理應更有可以讓我們及早「**思想自己的結局**」的依據，不至會落得「**非常地敗落**」的下場。不過，當此末世之時，**假先知**卻是更加的猖獗——通街滿眼的都是叫人「**樂觀自信**」的可能思想、積極思

想、今世宗教和富貴神學，將「末日審判」或是醜化為偏激分子的言論，或是低貶為信仰上的邊緣話題——聊備一格而事實根本不值一提，滿心滿腦的，都是「十年計劃」甚至「基督化世界」的鴻圖大夢。道理一言難盡，請大家「意會」以下這番話：

最不會「思想自己的結局」的並不是吸毒者、賭徒、妓女這些明明白白的壞人，他們倒很清楚自己的「結局」，知道自己多數不會有甚麼好下場，於是，他們反而會有某種「警醒」之心，就更近乎得救了；反之，最不會「思想自己的結局」的，原來是「牧師」和「學者」之流。「牧師」陶醉於他們的**宗教**裡，說：「這些是耶和華的殿，是耶和華的殿，是耶和華的殿」，於是，就不以為悲慘的末日結局，有可能這麼快就臨到現在這個這麼「宗教」的世界，而且，我們還未「福音遍傳」，還未「基督化世界」嘛；而「學者」則陶醉於他們的**學術**裡，說「平安了！平安了」，因為按高等科學的分析推斷，「末日」沒這麼快，或根本就沒有這回事，至少學術上不能證明，即或有之，也大可以靠人工延長，讓世界「持續發展」云云。總而言之，「牧師」和「學者」是兩種最「樂觀自信」，最不會思想也不鼓勵別人及早「思想自己的結局」的人。

今天，主導世界輿論的人，要不是「牧師」就是「學者」，但大家知不知道，這些人，在耶利米先知的時代，就稱為「假先知」！通俗媒體往往把所謂「假先知」描寫渲染為神化怪誕、斂財好色的「邪教教主」，其實是完全誤導視聽的，那些只不過是「假」的「假先知」而已，他們根本不可能誘導「主流」投向假基督，至於「真」的「假先知」，卻應該是那些貌似正人君子，看上去很「正常」的「牧師」和「學者」，因為只有掛著個「牧師」或「學者」銜頭的人，才有足夠的「可信度」去迷惑「主流」！

究竟「真」的「假先知」應該是怎麼樣的呢？請大家不要完全相信我（誰告訴你我不可能是假先知？），請你自己用心讀完整卷《耶利米書》，然後認真忖摩，想想我所說的「牧師+學者=假先知論」是否言之有據，離事實不遠。

最後，弟兄姊妹，讀《耶利米哀歌》無動於中固然大有問題，但是，只有泛泛的同情也是極不足夠的，我們必需先而驚心動魄，繼而靜心反思：

以色列人，帶著舊約的應許，都會因著不及早「思想自己的結局」而落得「非常地敗落」的下場，今天，我們基督徒，帶著新約的應許，又應該如何引以為鑑，以備將來呢？看到嗎？猶太人的南國猶大不汲取北國以色列的亡國教訓，百年後就重蹈覆轍，而中國人的南宋也不汲取北宋的亡國教訓，也是百年後就重蹈覆轍。——我們呢？

你不汲取歷史的教訓，歷史就會再來教訓你！

希望我們都不要辜負先知的心機和苦心！